

#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 第十九章



在法国最南端省份之一的中心地带,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之上,高高的草丛分开,一只野兔蹦蹦跳跳地来到月光下的空地上。这只警惕的动物竖起耳朵,鼻子微微抽动,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小山丘;它悄悄地向前挪动着,它突然像石头一样僵住了,头歪向一边,一只空洞的黑眼睛直直地盯着天空。这只石化的动物凝视着某个东西,那东西可能像……  
一个孤零零的飞行小点 一个翱翔的轮廓,在星空中漂荡。兔子一动不动地坐在它眼中的那只猛禽下方。

然而,除了展开的双翼,这高飞的物体几乎不像任何鸟类;训练有素的眼睛或许能准确地辨认出,那是一个飞翔的人。突然,受惊的野兔转身,冲进了它原本出现的长长的阴影中。就在这看似安全的灌木丛和幽暗的阴影里,一只幽灵般的绿色手拨开灌木,抓住了挣扎的野兔。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草坡上再次陷入一片寂静。

拉撒路翱翔在山脊之上,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翱翔,继续向前。风随着他翅膀的节奏发出呜咽声。他朝着……

从拉撒路的高处俯瞰,法国最南端的海岸线尽收眼底。月光下的土地从弯曲的地平线上倾泻而下,宛如一幅壮丽的画卷,缓缓展开,展现着造物主的万千面貌。左侧,一排低矮的山丘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清晰地勾勒出地球的东部边缘。右侧,在一轮硫磺色的弯月之下,起伏的地形与模糊的西方地平线融为一体,仿佛水银般流动,最终汇入朦胧的天空。

拉撒路早已离开罗讷河蜿蜒的河道,现在他正向南飞去,飞越一片光秃秃的山丘和残破的森林。在他下方,曲折的溪流切割着整个地貌;汇聚在一起,它们就像黑色的、游荡的匕首伤疤,划破了大地。一簇簇小小的房屋映入眼帘。茅草屋顶的房屋依河岸而建,共同构成了一幅古朴渔村的景象。在这些房屋之间,乡村小路如同泥土脉络,蜿蜒曲折地延伸到幽暗的树林和山麓山谷中,最终消失不见。

与下方蜿蜒曲折、似乎因崎岖地形而摇摇欲坠的道路和溪流不同,拉撒路坚定地开辟了一条道路,无视持续不断的侧风和下沉气流。他开辟出一条笔直狭窄、笔直向南的路线。然而,他几乎无视脚下波涛汹涌的大地。在无情的风声,在翅膀持续拍打的节奏下,拉撒路仿佛是在盲目飞行,因为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内心。他正全神贯注于自己纷乱的思绪。

或许只有天使才能找到这样的奇迹或方法,让一颗如此沉重的心得以悬浮,甚至能够掠过星辰,而不被自身破碎的引力坠落大地。拉撒路的思绪被往昔岁月的遥远记忆所冲击。而每当他清晰地回忆起那些往事,这些记忆似乎就堆积起来,如同巨石隆起,最终化作一座山峰,将他记忆中纯粹的自我彻底掩埋。失去了那令人安心的庇护……

离开地下墓穴;没有了隧道里的杂务;没有了伊万和奥迪诺的安慰;甚至没有了克洛迪乌斯和格雷维尔的责骂。没有了那令人担忧的面具,拉撒路哭了起来。他再也无法否认内心那份不安,它曾经只是藏在心底深处的低语,如今却在他胸中激起阵阵悸动。那不再是恼人的疼痛,而或许是一种觉醒。

一阵尖叫般的意识占据了她的全部注意力。的确,那恼人的低语渐渐演变成痛苦的嚎叫,彻底证实了拉撒路最珍视的部分已在那可怕的夜晚。被迫离开修道院的那一刻。彻底消亡。尽管他心中的声音只属于他自己;但那无疑是

他被褻渎神明、杀人如麻的渔夫抚养长大;被贪婪而又争斗不休的领主达尔西库尔和于贡抚养长大;被冷酷无情的伯恩船长抚养长大;而最重要的是,被他那彻底堕落、毫无信仰的母亲抚养长大。她集所有这些恶习于一身,甚至更多。对拉撒路来说,这些痛苦的回忆似乎吞噬了他所有美好而温馨的记忆。他曾经拥有的那些关于完美世界的快乐而天真的梦想,在他被驱逐出曾经舒适的地下墓穴之前,他曾体验过一个多么美好而纯真的世界。

然而,即便悲伤有时会使人丧失灵魂,理智往往总能重新找回失去的东西。拉撒路封闭了自己忧虑的心,转而思考更有意义的事情:他正飞越法国南部,前往直利。他曾经天真地认为,飞到某个地方去接一位修士,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现在,他正在做的,其实是一项相当合理的壮举。他开始思考,带着萨尔瓦蒂诺修士回到修道院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唉,既然船长已经暴露了他伪装成侍从的丑角,他很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与之前的设想截然不同。从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中,他有充分的理由推断,修道院的修士们不会接纳他成为修士。他确信,他们不会再允许他以神职人员的身份在他们的教区生活和服侍。他确信他们再也不会

人们既敬重他如同敬重拉撒路,敬重这位修道院值得信赖的地下墓穴侍从,又憎恶他如同憎恶丑陋邪恶的飞兽。他无比清楚,自己无法在祈祷中,在圣所里找到归宿,只能在圣所之上,在石头里找到归宿。尽管如此,他反复权衡各种选择,最终却得出了同样的坚定结论:信守承诺,去把修士带回来。

“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能从中发现一些善良的残余,”他心想,“或许,修道院的修士们会超越他的差异,认定他更像人而不是野兽。”

然而,对拉撒路来说,任何一丝一毫的考虑似乎都无法改变眼前的局面。时间流逝,大地翻腾,拉撒路肩上扛着一块敞开的盖特斯通石,继续飞越法国南部。他翅膀上的汗珠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夜色渐深,他始终保持着既定的航向和速度,即便身形逐渐贴近地面。他像一只巨大的蝙蝠,掠过树梢,扇动的翅膀搅动着树冠的落叶。他继续飞行,翅膀的节奏与呼吸相配合。吸气,抬升,呼气。时间再次流逝,一群海鸥聚集在他身边。更多栖息的海鸥腾空而起,追赶着他。鸟群越聚越多,最终,数百只海鸥汇聚成一片庞大的鸟群,几乎将拉撒路完全吞没。

他爬升得更高,试图摆脱它们,但它们依然紧追不舍。他俯冲、左转、右翻滚,但它们的反应却与他如出一辙。他调整姿态,眺望地平线,却只看到一堵翻腾的白色尾羽墙。在他脚下,大地仿佛被翻腾的白色翅膀淹没。

拉撒路挥手打他们,喊道:“滚开!”他们对他尖叫,仿佛他鲁莽的命令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

“让开!”他喊道。它们嘎嘎叫着,更加密集地围拢过来,把他淹没,就像一百只小海鸥紧紧依偎在母海鸥身上一样。

“我看不见了!”

羊群只是叽叽喳喳地回应。

“我不是鸟!”

海鸥们齐声抱怨。

“我不是!”

他们齐声反驳,言辞激烈。

拉撒路哼了一声,向他们投降了,尽管他当时正在飞行。

他盲目地穿梭在它们中间,却依然前进。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群鸟似乎对空间有着敏锐的感知,因为它们之间互不干扰,既不会妨碍彼此的翅膀拍动,也不会妨碍他自己的。然而,它们身上还有更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拉扎勒斯发现自己被它们那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所吸引。表面上看,它们似乎都充满了野性的激情。他深深地凝视着它们——甚至比他曾经凝视山口猎犬的眼睛还要深,但他却什么也没发现。

或许正是它们内心的空虚,才让拉撒路忍不住轻笑出声。毫无防备的海鸥们也随着他的笑声低吟浅唱。

拉撒路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们也跟着他哈哈大笑。他笑得越大声,他们就越吵闹。

他们一直回答,直到最后,拉撒路发现自己被痉挛和泪水所困扰。的确,他知道自己滑稽的根源,并公开地以此取乐。海鸥肆无忌惮的凝视

他们的目光如同山口的蝙蝠一般,又宽又空洞——他们的凝视与克洛迪厄斯修士在修道院地下墓穴追逐的那只老鼠的凝视如出一辙——或许,他们凝视的正是修士本人在拉撒路将洗衣桶里的水倾倒在他凉鞋上的那种茫然。总之,无论是回忆中的还是真实的,他们的凝视……

似乎向拉撒路传达了决定论与无知这两种同时存在却又相互矛盾的状态。如果他最初没有在它们冰冷的目光中发现一丝幽默,他或许会发现自己被困在这样一群空洞而灼热的眼睛之中。然而,当他继续前进时,他与这群跟随他的海鸥展开了亲密的对话,向它们讲述着海鸥不可能复述或理解的秘密。

他把只对山口的蝙蝠说过的真相分享给了鸟儿们。  
的确,他们对拉撒路非常好奇,也很有兴趣 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听他讲道。  
伴随着他持续不断的演说。偶尔,它们会发出集体的嘎嘎叫声。  
或者发出咕咕声,以表达共同的观点或反驳。

然而,最终海鸥似乎厌倦了他的陪伴,纷纷飞走了。鸟群渐渐稀疏,夜空的光芒照亮了它们翻动的翅膀。更多的海鸥坠落,成群结队地散开,露出了拉撒路脚下起伏的土地。

剩下的鸟群突然四散而逃,只留下拉撒路独自飞行。眼前的海鸥群消失不见,他的目光落在了与记忆中截然不同的南方地平线上;他看到的景象简直是一幅恐怖的全景图。他向后仰去,扑扇着翅膀,然后猛地停住,悬停在空中。他踉跄着,感觉异常沉重。仿佛他的生命之血被抽干了 他的骨头仿佛都变得像石头一样沉重。在那令人不安的时刻,拉撒路感觉自己仿佛要坠入大地,他深深地感受到了眼前这看似无法解释的景象的巨大威力;

整个地球仿佛都臣服于一片巨大的黑色玻璃之中,几乎将世界淹没在虚无之中。那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无边无际的空虚景象,只有诺亚才能体会到。

拉扎勒斯凭借着对修道院地图的记忆和自己飞行距离的估算,知道自己已经抵达了莱昂湾;然而,他从未想到这片海湾竟如此浩瀚无垠,宛如一头海洋雄狮。新的担忧涌上心头。他耸了耸肩,盘旋而下,跟随鸟儿们的身影,回到了分隔陆地与海洋的海岸礁石带。

他降落在地面上的鸟群中,栖息在一块宽阔而风化的石板上。  
海鸥们抱怨着,拍打着翅膀。它们啄他的靴子,或许认为他是来偷它们守护的搁浅的、眼睛凹陷的鱼的尸体的。  
拉扎勒斯蹲下身子,疲惫的双臂搭在膝盖上。汗珠顺着他的身体流淌,随内陆的风向后飘扬。他双翼松散地向后伸展,大口喘着气,像一只过热的鸟儿。他坐在矮矮的石台上,定了定神。他看着汹涌的潮水在岩石间翻滚,溅起咸涩的雾气。他凝视着水边,只见一层泡沫随着每一波新的波浪起伏。不远处,一块被困在狭窄的巨石缝隙中的浮木上,搁着一块残破的蟹壳,在水中快速地晃动着。在巨石的映衬下,密集的藻类在水流中翻滚。拉扎勒斯身旁的海鸥们终于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为了争夺那具鱼的尸体而打了起来。

当海湾的凉风吹干他潮湿的翅膀时,拉撒路闭上了眼睛。

那些新体验到的声音和气味,深深地烙印在永恒的记忆中。

海洋。

他心中那份原本隐隐的担忧,渐渐化作一声萦绕耳畔的抗议,与脚下漆黑的海水声交相辉映。他重新翻阅修道院的地图,想起自己原本计划去接修士,需要在傍晚时分横渡莱昂湾,抵达科西嘉岛,在那里再次躲避白昼的阳光。起初,这似乎完全可行,因为他知道自己可以飞越这段距离。然而,当他从鸟瞰的高度俯瞰大海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觉得这趟旅程与其说是可行,不如说是遥不可及。大海如此壮丽,如此骇人,仿佛吞噬了世间万物,绵延至无尽的深渊。的确,那唠叨的声音抱怨得有理,因为它现在向拉撒路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他横渡大洋并非仅仅是飞行,而他赖以生存的飞行能力却被严重低估了。毕竟,那声音知道拉撒路可以飞一整晚,但他却连一秒钟都不会游泳。

拉撒路向前摇晃了一下身子,跪了下来,然后又踮起脚跟。他越过波浪,凝视着仿佛与昏暗天空融为一体的深邃海平线。这片广袤无垠的黑色海景宛如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他不禁思忖,就连云朵也可能无法跨越如此浩瀚的虚空。他将目光转向西南方向的天空,那里远处闪烁着炽热的闪电。然后,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海鸥们依依惜别。他展开……

他张开双翼,飞向天空,盘旋了一圈,然后向东飞去,背对着远处的景色。

月亮。

在当晚剩余的时间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拉撒路都跟随南方的人们。法国海岸线。修道院的地图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指引他前往东部港口城市马赛。他始终保持大海在右,陆地在左,即便一股稳定的南风似乎铁了心要把他吹走。

对拉撒路来说,那片海洋越来越像一个地狱般的深渊 一个饥渴难耐的巨大黑洞 它嘲笑着他,挑衅他横渡。

过了一会儿,侧风减弱直至消失,一股咸涩的微风从内陆吹来与之对抗。然而,两股交锋的风已经损伤了他的翅膀,拉撒路只好将注意力转向地面,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合适的庇护所,躲避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距离马赛还很远,拉撒路降临到一个古朴的港口村庄,盘旋着……

他逐渐越过茅草屋顶,直到在城镇较为偏远的东部边缘,发现了一座疑似昔日大教堂的遗址,它坐落在一座宽阔的岩石山丘上。

仔细观察后,他看到的只是那座高耸无顶建筑的残骸,焦黑坍塌的墙壁围着裸露的石板地面。然而,他发现这座看似死寂的礼拜场所远不止于此。在它摇摇欲坠的防御工事内,一座古朴的建筑,宛如一座新建的教堂,矗立在部分石板之上。这座新教堂完全由木头建造,只有一面外墙是石头砌成的,与古老的教堂共用。总而言之,这块看似木质的“小点”或许象征着一颗饱经风霜的花朵孕育着春天的种子。除了在占据了宽阔山丘东侧的一片广阔墓地里蹒跚而行的一条叼着骨头的狗之外,拉撒路发现废墟周围的区域几乎一片死寂。

他落到废墟残垣断壁间,靴子轻轻踏在长满杂草的石板上。拉撒路畏缩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收起磨损的翅膀,然后隐入幽暗的阴影中。他刚走到那座简陋的教堂前,就看到它又高又窄的窗户,意识到这建筑根本无法满足他寻求的庇护。拉撒路转身,从古老墙壁上的一个缺口走了进去。

然后,他走出废墟,沿着城墙走去,穿过倒塌的石块和高高的杂草,直到绕过城墙的拐角,才发现一个又大又窄的储物箱,它藏在杂草丛生、藤蔓缠绕之中。较高的背面

一个简易棚紧贴着古老的寺庙墙壁。它的低矮正面正对着远处山坡上密密麻麻、破败不堪的墓碑。拉撒路清除掉杂草,掀开棚子风化的盖子,向里张望。除了几根断裂的工具把手、几个干裂的麻袋和零星散落的干泥块外,棚子内部空间似乎足够他短暂居住。他钻进棚子,盖上盖子。

他重新整理了一下随身物品,闭上眼睛,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时间又回到了他的梦乡。

的确,这个箱子结构坚固,箱壁厚实,箱盖平整,足以保护拉撒路免受刺眼的日光照射。然而,正如好运往往需要付出代价一样,正是这个让拉撒路活下来的箱子,也可能轻易地……

当作他的棺材。如果第二天天空晴朗无云,他肯定会丧命。晨曦炙烤着棺材,唤醒了拉撒路,让他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死。

命运。他在闷热的垃圾桶里挣扎,努力呼吸着里面污浊闷热的空气。在这无法逃脱的困境中,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一个最……

犯了个大错:他把自己安葬在一个正朝东的木箱里。然而,太阳如同怒火之神般升腾入天,向下搜寻着一切。

它可能会被消耗殆尽,最终枯萎凋零。

到了中午,拉撒路痛苦不堪,时而感到一阵阵恶心,时而又惊恐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种痛苦交织在一起,难以言喻。渔夫的呼喊声在他耳边反复回响:“拉撒路,开门!看在上帝的份上!”

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精神恍惚,身体痛苦不堪。这可怕的经历如同酷刑的钟摆般反复出现 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如同钟表般精准,每当他的意识陷入昏迷,身体便会再次将他唤醒,带来更加剧烈的痛苦。在那些最痛苦的清醒时刻,当疼痛仿佛要嘲弄他自身生命的脆弱时,拉撒路只能颤抖着双手紧紧抓住父亲的祈祷十字架,祈求再次陷入昏迷。然而,他并未得到任何怜悯 除了持续不断的灼烧,什么也没有降临。

无情的太阳。

在太阳开始西沉之前,拉撒路就感觉自己濒临死亡。大教堂废墟的长长阴影终于笼罩了垃圾桶。随着暮色将云朵染成红色,箱子里灼热的空气也渐渐消散;直到最深沉的暮光笼罩天空,拉撒路才从令人眩晕的梦境中醒来。无数繁星和一弯新月的清凉光芒抚慰着大地。拉撒路气喘吁吁地躺在湿透的粗麻布袋上。他头晕目眩,耳鸣声中似乎夹杂着模糊的人声。最终,耳鸣声渐渐消失,但那些声音却持续不断。当意识中的澹妄与现实终于分离时,他辨认出那些声音来自一场异常激烈的对话。他翻身侧卧,抬起手,将手指伸进垃圾桶盖和框架之间;盖子半开着,一股凉风扑面而来。他静静地躺着,竖起耳朵,想听听接下来的对话。那些声音似乎来自远方,或许是从山坡下,或许是从墓园深处传来的。尽管这些对话含糊不清、语无伦次,但其中却透着一丝诡异,令他深感不安。

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一个浑厚的男人的声音恳求道:“听我说!再给我一分钟时间,求求你!”随后是一阵漫长的沉默。

“你还有片刻时间。快点离开吧。”这回答很不自然,像是路西法的声音,却又像是许多女人同时发出的同步声音。

然而,这个超凡脱俗的声音似乎截然不同 或许更加温柔、更加优雅,却又严厉、更加得体 它以反向回声般的呼喊声渐渐消失。

拉撒路浑身紧绷,呼吸急促起来。如果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回答不是如此低沉,又夹杂着男性的声音,那声音简直就像是路西法发出的。

她自己。但那些话并非出自她之口,只是听起来像她的话。拉撒路将盖子抬得更高,凝视着月光下的墓地。

“可以吗?只有我一个人。”那声音恳求道。  
天使的声音回答说:“不要耽搁太久。”

闪烁的灯光照亮了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杂草。一阵微风渐止,墓地又陷入了新的黑暗和寂静。

拉扎勒斯的瞳孔放大。他环顾四周,然后从储物箱里溜了出来。他仰望苍穹,渴望飞翔;然而,一股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驻足不前:那陌生却又熟悉的声音,旋律似曾相识,却又与母亲的音调截然不同。就在那一刻,拉撒路也想起了父亲的叮嘱,告诫他远离危险的贝尼翁隧道;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若非冒险踏入那条禁忌的隧道,他便无缘知晓天使的文字和纳拉姆辛卷轴。也正因如此,他才无法获得关于自身、身世以及埃尔乔使魔的宝贵知识。的确,他无法轻易离开这片墓地及其那来自众人的陌生声音,因为或许更多同样非凡的知识就在不远处。

在夜幕的掩护下,他悄悄地沿着山坡向下走,只留下最深的阴影。他没有踩到任何易碎的树枝或松动的石块,静静地穿过杂草丛生的坟墓。他沿着一条蜿蜒曲折、隐秘的小路,朝着墓地深处走去,来到一片古老的橡树林前。在那里,他看到灌木丛中透出一种空灵的、泛着绿光的光芒。当他从一处浅坡后靠近树林时,他清晰地听到了那曾经向众人恳求的、充满男子气概的声音,那声音始终低沉而有力。拉撒路如同幽灵一般,沿着堤岸的背面向上走去,竖起耳朵,仔细聆听那庄严的低语:“即使整个世界都消失了,我仍将与你同在。”

我的爱人。唉,如今那位善良的天使已洞悉我的行踪,我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按部就班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已熟知我们的纪念日。即便如此,我仍向你发誓,我将坚持不懈,直至终成眷属。我的心永远忠诚,我必将更加频繁地回到你身边,以全新的谨慎,悄然无声地与你相会。你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我的爱人,也是我唯一渴望拥有的天堂。

拉撒路拨开杂草,蹲下身子,靠近一块坍塌的墓碑。他透过石块向外窥视,一道绿光映照在他的脸上,使他的瞳孔微微收缩。

他凝视着眼前这看似不同寻常的景象,眼前仿佛出现了针孔。一个男人的幽灵般的身影跪在两座有标记的坟墓脚下,背对着他。这两座坟墓位于一片杂草丛生的石砌墓地中。从杂草丛中升起……

在两块墓碑的正中央,一根更高更窄、雕刻精美的石柱上刻着可能是家族徽章的图案,其下方醒目地竖着刻着名字: \*~M EDICC I~\*。拉扎勒斯倚在墓碑的阴影里,幽灵站起身来,转身环顾四周。

然后拉撒路看到了这一切。

那面容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 或许已步入中年 留着齐肩长发,修剪整齐的棱角分明的胡须勾勒出方正的下颌线条;幽灵衣着考究,一件宽大的斗篷披在新式的服饰之上,肩袍松散地垂在系带高筒靴的靴筒上,宛如一道帷幔。透过拉撒路神圣的感知,他凝视着漆黑的夜空,越过夜的边界,越往深处,穿过那永不停息翻腾的乌木,看到了更深处景象。

在鬼魂、精灵、游荡的幽灵和迷途的灵魂所构成的神秘缥缈领域的迷雾中,鬼魂面容的每一个方面都像它绿色发光的身躯一样闪闪发光、半透明。

拉撒路走进空地,向幻影喊道: “你好,先生。”

那灵体半转过身,目光低垂,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意想不到的介绍,短暂地停顿了一下。然后它转过身,面对着拉撒路。那半透明的人摸了摸胸口,问道: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我愿意,”拉扎勒斯微笑着微微鞠躬,热情地回答道。

“你能看到我?还能听到我?”幽灵难以置信地问道。

拉撒路点了点头。“我可以。”他踱步走了一段,然后停了下来。

“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你究竟是怎样一种魔鬼?”

拉撒路的笑容僵住了。“我不是魔鬼 我是个会飞的人。我是拉撒路·戈古。”

幽灵抚摸着下巴,打量着拉撒路。“你倒是这么说。”然后它摇了摇头,似乎难以置信,又补充道: “然而,我对你一无所知 一点感觉都没有。”

拉撒路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他深吸一口气,斥责道: “既然我能透过你的身体清楚地看到你身后的墓碑,那么看来你本人也所剩无几了。”

那人抿了抿嘴,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承认了这一说法。

“你是灵体,某种意义上的灵魂吗?”拉撒路问道,试图平息争论。

那幽灵张开双臂,说道:“正如你所见,我就是。”话音未落,幽灵便突然放下双臂,冷冷地告诉他:“如果你与地狱结盟,或许你应该告知你的高层长老和爪牙,这灵魂已被认领,此刻正等候在天堂的众生之中。”

护送。”

拉撒路坚决地为自己辩护道:“我既没有与地狱结盟,也没有企图与全能的上帝为敌。”

幽灵眯起眼睛打量了他一番,然后问道:“那么,你或许是天上的同伙?”灵体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如果是这样,那你应该知道我请求独处片刻,以便向你做最后的告别。可你却在这里。你为何要偷偷摸摸地监视我,生怕我逃走?”幽灵歪着头,脸上突然浮现出困惑的神色。“你究竟是怎样一位虔诚的仆人 我从未见过如此之人 你以恶魔的形象出现,对一个迷途的灵体毕恭毕敬,却既非魔鬼,也非天使?”

“我只是拉撒路,我没看见你,”埃尔乔说道。“恕我打扰,我只是在那儿休息,”拉撒路说着,指了指山坡上的方向。

他一边在教堂废墟中继续忏悔,“当我听到许多人的声音,像一个人的声音一样说话时,我看到墓碑间闪烁着光芒,便循着你的声音而来。我这样做并无恶意。”

幽灵脸上浮现出一丝新的疑惑。“你是在休息吗?在墓地里?在死者之中?”幽灵抱起双臂,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座墓园长眠呢?”

“我只是路过时偶然发现的。当时我很疲惫。我要去意大利旅行。”

那幽灵不以为然,回答道:“我被召唤前往天堂。如果我发现我那不信任我的护送者此刻正在监视着我 也监视着你 以防我试图逃跑或沦为地狱的囚徒,我倒也不会感到太过惊恐。你觉得怎么样?”说完,幽灵转身背对着他,面向坟墓。

它一边回头张望,仿佛在等待回应。

但拉撒路转身要走,临别时留下遗言:“我本该祝你一路顺风;然而,鉴于你蒙受如此神圣的祝福,你的呼召……”

上天啊,我无法给你更大的祝福。我很高兴认识你,哪怕只有一次。

简短地说一句。请原谅,晚安,先生。

拉撒路走进黑暗,大步走向堤岸,这时鬼魂咆哮道:“赐予祝福?”

他停下脚步,转身问圣灵:“你不想走吗?”

“才不是呢!”鬼魂惊呼道。它气呼呼地嘟囔着,“真是太可怕了。”

拉撒路从杂草丛中退了出来,绕过一座坟墓。他回来后,一脸困惑,质问幽灵:“天堂怎么会是可怕的地方呢?”

幽灵瞥了一眼坟墓,然后走向拉撒路,脸上似乎充满了痛苦的情绪。它在拉撒路面前停下,凝视着他的眼睛。“因为我得到了天堂的恩赐,而我亲爱的索菲亚却没有。”幽灵摇了摇头。“已经超过两年了。”

一百年来,我与天使们的意志和技艺抗争,只为留在这里 像一个迷失的灵魂一样游荡于世,只为让我妻子的最后记忆在我心中永存。我并不打算跟随这位天使离去。我只是再次前来,向我亲爱的索菲亚致以最后的敬意

她的生日。天使每年都知道来这里找我,等待着我的虔诚归来。每年,我们都会重演同样的场景:我来,她抓住我,我向她致敬,天使则在一旁等候,然后我再次逃走。我相信,她从未追赶我,或许更多是出于怜悯而非愚蠢;尽管她或许有一天 甚至现在 就会追赶我。我应该再次悄悄溜走,立刻离开。”空心人别过脸去,凝视着。

穿过树林,朝着大教堂遗址走去,他知道候任天使就在那里。

拉撒路顺着鬼魂的目光望去,然后说道:“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遗憾。”他们沉默地站着,凝视着神庙的残骸。

幽灵回头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是我,应该向你道歉。我错了……”

我怀疑你心怀恶意;我实在没有地方向你倾诉我的苦恼。”精灵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露出礼貌的微笑。他伸出手指向墓碑,说道:“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夫人索菲亚和我 我们安息于此。”

幽灵直视着拉撒路,然后简短地鞠了一躬,算是自我介绍。“我是已故的格雷戈里·美第奇勋爵,曾是佛罗伦萨人。很高兴见到你,拉撒路·戈古。”

拉扎勒斯微笑着回礼。“殿下,这真是我的荣幸。”

“那么,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意大利来了,小伙子?”美第奇家族的幽灵抖了抖斗篷,俯身查看拉撒路收起的翅膀。

拉扎勒斯谨慎地回答说:“我必须找个人陪他回法国。”

“请问,此举有何目的?”

拉撒路别过脸去。“我不能说这件事;请原谅我。”

美第奇抱起双臂,双肘撑开披在身上的斗篷。他向前倾身,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低声问道:“难道真有什么秘密如此重大,连耳语都不敢说出口吗?”

甚至对死者也是如此?

拉撒路打量了他一番,耸了耸肩,摇了摇头。“或许不是。”他透露了自己的使命。“一块关门石被打开了。我要去意大利找一位修士,让他把它关上。”

梅迪奇缩了缩下巴,显然有些困惑,问道:“盖特斯通?”

拉撒路支支吾吾地想出一个合适的解释。“这是一种封印 通往 嗯,地狱的入口。”

梅迪奇瞪大了眼睛。他匆匆扫视了一遍墓地,或许是在寻找那位等待救援的天使,然后凑近拉撒路,厉声低语道:“再说一遍 一扇门?”

拉撒路点了点头。他的目光也扫过四周,仿佛在竭力寻找母亲或怪物的任何蛛丝马迹。然后他低声说道:“这是一扇通往地狱的门,现在半掩着。我发誓要找到那位修士,纠正这个错误。我的话是神圣的誓言,只要我还能做到,我就会忠实地完成这最后的请求;因为我的信仰要求我亲眼见证它的完成 一个神圣的承诺,我必将遵守。”

美第奇跳上前去,抓住拉撒路的肩膀。“什么样的城门?快说!”

拉撒路向后仰去,但幽灵冰冷的手仍然牢牢地抓住他。“幽灵能穿过它吗?”

拉撒路瞥了一眼挂在他衬衫上的幽灵紧握的拳头。透过拳头,一股令人窒息的寒意袭遍他的手臂,仿佛他的血肉迅速冷却到了骨头。他承认道:“有些灵魂曾从这里逃脱。我想它们或许也能穿过这里。”

梅迪奇的神情突然变得绝望起来。他警惕地回头瞥了一眼,然后攥紧了拳头。“你必须带我去那块盖特石!”

“我必须找到那位修士,他现在在别处,”拉撒路坚定地回答道,目光紧紧盯着幽灵略显粗暴的拥抱。“我并非前往我所说的那块门石的路上。”

“那么,你必须 首先,你要在意大利找到你的修士!之后,你要护送我到盖特斯通,明白吗?”

拉撒路咬紧牙关,凝视着俯瞰着宽阔山丘的废墟。“那位等候的天使呢?”

幽灵摇醒了他。“她可以再等一会儿,就像她一贯那样!这里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立刻逃走!”

拉扎勒斯眉头紧锁,挣脱了幽灵冰冷的束缚。

美第奇突然松开了手。“请原谅我,拉撒路;我情不自禁。”他后退一步,鞠了一躬,和蔼地问道:“我可以陪您一起去吗?我将别无所求,也绝不会给您添麻烦。”

拉撒路揉了揉手臂,让它暖和起来。他点了点头。“如果你愿意的话。”

美第奇冷冷地笑了笑,恳求道:“那么,我恳求你,我们赶紧告辞吧。”

拉撒路叹了口气,坦白道:“陛下,我甚至不确定自己能否往返意大利。”他朝神庙遗址做了个手势。“不过,有一位天使在等着您 您的天堂就在这里,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

梅迪奇摇了摇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我的天堂就只在一块门石之外。”幽灵将一只手伸向夜空。

“现在,我们出发吧?好的?”

拉撒路和美第奇一起离开了橡树林,冲向天堂,身后留下了两座古老的坟墓和一个毫无防备的天使。

~\*~

在当晚剩余的时间里,拉扎勒斯和梅迪奇坚定地飞越法国东南部,掠过莫尔山脉连绵起伏的丘陵。他们稳步向圣拉斐尔和圣特罗佩这两座沿海小镇进发,拉扎勒斯记得它们的位置在修道院的地图上。虽然他们很少交谈,但始终警惕地回头张望,生怕有天使或飞来的猪魔追赶。尽管外形迥异,但他们谨慎的举止或许暗示着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共通之处 他们和猎物一样,有着原始的恐惧。

拉撒路终于抵达海边时已是清晨。他时间充裕,便转向南方,沿着海岸线寻找圣马克西姆村,希望能借此重新辨认出他脑海中众多地图所指向的方向。他沿着海岸线仔细搜寻,直到精疲力竭;他知道,在日出之前,他不可能找到那个村庄。

他纵身跃入水中,瘫倒在环绕着一个僻静内陆海湾的沙滩上。他脸朝下趴在沙子上,气喘吁吁,双翼像一只受伤的鸟儿般张开。梅迪奇在他身边坐下。“你怎么了?累了吗?”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吃东西。”拉撒路呻吟着,一动不动地躺着。

“啊,原来是他!”美第奇惊呼道,脸上带着成功回忆的神情,他举起一根手指指向拉撒路。他双手合十,在拉撒路身边踱步,沙滩上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我死后两百年,几乎都忘了饥饿的滋味了。”他跪在拉撒路身边。“的确,你必须吃点东西。”

拉扎勒斯翻身坐起,双翼懒洋洋地舒展开来。他拂去脸上的沙砾,抬头望去,只见梅迪奇正站在海湾边缘的一处石脊上巡视。这位半透明的身影在石脊顶端逡巡,目光似乎越过灌木丛,直视远方。拉扎勒斯注视着他那双深邃而坚定的眼睛,仿佛在探寻着最遥远的角落,或许直视着永恒。幽灵面不改色地低语道:“在此等候,年轻人,我来满足你的饥饿。”拉扎勒斯还没来得及开口,梅迪奇那缥缈的身影便已消失不见。

梅迪奇将拉撒路远远甩在身后;他飞快地离开了海湾,速度之快,仿佛连时间都消失了。他瞬间来到一处长满草的山脊上,小心翼翼地拨开杂草,目光如炬地盯着一只静静地蹲在空地上的兔子。那兔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仿佛被一只猛禽吓得动弹不得。突然,它受惊,朝着看似安全的地方猛冲去。

当梅迪奇用陷阱抓住野兔并扭断它的脖子时,幽灵正躲在灌木丛中。一道绿光闪过,幽灵扫过山脊,捡起一捆荆棘,然后返回了它原本所在的地方。

来了。

拉撒路站在海边的沙滩上,凝视着他最后一次见到美第奇家族的地方。

然而,映入眼帘的只有海浪。他转身扫视着山脊……

他走到海湾边,用手拢着嘴,轻声问道:“殿下?”他竖起耳朵,侧耳倾听远处灌木丛中的动静,只听到甲虫的咔哒声和栖息的鸟儿躁动不安的鸣叫。“梅迪奇大人?”一阵不自然的、转瞬即逝的噼啪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转过身,倒吸一口凉气,向后跃去,摔倒在沙滩上。只见梅迪奇站在他面前,怀里抱着一堆引火物,一只奄奄一息的兔子,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美第奇走到拉撒路面前,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我记错的话,这只兔子足够你这惊人的食量了。”他拿起兔子,轻轻摇晃了一下,似乎想看看它的真实重量,然后说道:“这顿饭不错吧?”

拉撒路定了定神,站了起来。“你一会儿在那里,一会儿又不在,然后又出现了。”

“出现了。”他一边掸掉身上的沙子,一边问道:“你是如何像这样重塑自我的?”

梅迪奇放下兔子,轻笑一声,预言般地回答道:“死者并非如此。”

“正如活人所料,它根本做不到。”幽灵把引火物和兔子扔到沙滩上,和蔼地示意拉撒路后退。拉撒路照做了,只见幽灵仿佛瞬间化作一道模糊的、速度快得不自然的影子。就在埃尔乔眨眼间,幽灵已经成功地把引火物烧成了噼啪作响的篝火,剥了兔子的皮,清理干净,然后把一根烤好的野兔肉串递给了拉撒路。“那就继续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晃了晃那根弯曲的烤肉串。“你不会指望我再帮你烤吧?”

拉扎勒斯一边向前走,一边密切关注着美第奇,从他手中接过烤肉串。

美第奇漫不经心地笑了笑,在沙滩上坐了下来。他抬头看着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的拉撒路,朝火堆做了个手势,诙谐地低声说道:“拉撒路,你现在必须把它放在火上烤。火能把它烤熟。”

拉撒路发现自己正盯着梅迪奇看。他咕哝了几句,在火堆旁坐下,为自己的能力辩解道:

“我知道怎么做。”他把兔子扔到火上,看向梅迪奇,发现他正得意地笑着。然后他问幽灵:“你怎么能这么快?你怎么能做到这些?”

梅迪奇挑了挑眉,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的神色。他凝视着拉扎勒斯,然后说道:“或许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永恒便是它的众多特征之一。”梅迪奇让他思考片刻,然后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缓和了气氛。

拉撒路深吸一口气,目光落在烤兔身上。“请问,这其中的奥妙?你是怎么做出这只兔子的?”

幽灵向前倾身,假装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偷看,然后指着斗篷下面,低声对拉撒路说:“其实我并没有亲手做成。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我把野兔藏在斗篷下面。”

拉撒路仔细打量了幽灵一番。“可是,我能清楚地看到你的斗篷下,并没有兔子。”

美第奇哼了一声,笑着承认道:“我开玩笑的。根本没有兔子。”他勉强镇定下来,向拉撒路解释了真相。“这其中没有任何魔法。”他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说道:

“我只是给你看一只你一时没看出来的兔子。”他摇了摇头。“这当然不是什么魔法。”

那是魔法;我其实没做成。

拉撒路眯起眼睛斥责他: “但我看见你手里什么也没有,然后你手里却拿着一只兔子。你岂不是用了什么巫术或邪术,凭空变出这只兔子来吗?”

“不,年轻人,”梅迪奇回答道,他向后靠在一只胳膊上,另一只手则搭在刚支起的膝盖上。“让我来和你分享一下我所了解的魔法和奇迹。”他停顿了一下,凝视着沙地,仿佛在回忆往事。他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严肃起来,继续说道:“在我尘世的岁月里,我目睹过许多关于魔法和巫术的指控,以及更多关于祝福和奇迹的说法。作为一名曾经的炼金术和面相学从业者,我既有义务也有机会通过发现、敏锐的观察和记录真相来驳斥这些指控和说法。我的一生就是我的事业 我为之而活。即便如此,我依然坚守我的信仰和信念,并且始终相信,任何看似无法解释的事件都存在合理的解释。在我行医的那些年里,我照料过许多病人 有些病人患的是小病却意外去世,有些病人身患绝症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对所有病人都给予了同样细致入微、不分青红皂白的照护,无论他们的病情如何。”梅迪奇直视着拉扎勒斯,微笑着问道:“那么,你为什么认为那些意外死亡的病人的遗属会指控我严重疏忽或谋杀呢?”

其他人得知我的病人意外活了下来后,要么指责我使用了巫术,要么……  
或者完全无视我的治疗,声称治愈是神灵的干预?

拉撒路耸了耸肩。“你照顾这些人时我不在你身边。或许你提到的其他人当时也不在你身边。又或许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你会做什么。”他点点头,眯起眼睛。“可是,我亲眼看到你凭空变出那只兔子,我不认为这是常人之力或神迹所致。我知道,没人能轻易凭空变出一只兔子;全能的上帝也不会仅仅为了耍花招就出手相助。我猜想,剩下的只有巫术了,而你却声称自己没有使用巫术。除非你在撒谎,否则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呢?”

“的确如此,”美第奇笑着回答道,“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提到的那些人并不完全清楚会发生什么。”美第奇耸了耸肩。“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做好准备去经历非凡之事;我们可以……”

我们只需做好应对意外的准备。如果真发生了,我们或许可以轻易地用一些理由来解释,让它看起来更寻常。尤其是通过神灵、巫术、魔法,甚至是妖术之类的说法。”他瞥了一眼拉撒路面无表情的脸。“然而,所有这些说法似乎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为了掩盖对那些原本极其常见,却又鲜少相互关联的事件的特殊组合的更为复杂的解释。”

拉撒路说道:“我不明白,陛下。”他摇晃着身子,把兔子滚到火上烤。“不过,恕我冒昧,能否请教一下,您是如何做出兔子的毛发的?”

美第奇说道:“对你来说,它可能只是看起来而已;然而,事实上,我是从远方把它带回来的。”

“从远处取回来的?”拉撒路怀疑地看着他。“可是,你消失得无影无踪,转眼间就出现了。你哪有足够的时间去取东西?”

“或者我真的死了吗?”梅迪奇轻笑一声。“对死者而言,瞬间又算得了什么呢,年轻人?”

拉撒路问道:“陛下,恕我冒昧,您为何用问题回答我,免得……”  
隐瞒你的答案?

“或许我暂时守护着他们。”幽灵耸了耸肩。“这样的时刻对我们俩来说或许都非同寻常,当然也足够罕见,需要谨慎交流。一个死人和一个飞人,彼此都对对方感到好奇,这又算什么呢?”他抽出一张牌。

他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的这次旅行充满了神秘色彩,也造就了我们这样一群不同寻常、出乎意料的旅伴。年轻人,你怎么看?”

先生?”

片刻之后,海浪拍打着海岸线,仿佛在诉说着它的离去。然后拉撒路问道:“陛下,您说您已去世两个世纪了,是吗?”

“关于这件事。年轻人,你可以直接叫我‘格里高利’或者‘美第奇’,因为我并非……”

“它比你手中那只兔子更像个主人。”

“你不必用尊称称呼我,因为我已不再是侍从。我只是拉撒路。”

“你曾是侍从?”

拉撒路没有理会这个问题,而是反问美第奇:“如果你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是一位神灵,那么为什么我没有见过更多像你这样的人呢?”

“哦,有很多。但我不会和他们混在一起,免得天使们找到他们,也发现我藏身之处。我一直都以自己的方式,秘密行动。”

美第奇家族内部也开始滋生新的怀疑,他开始盘问拉扎勒斯。“我确实觉得这相当……”

奇怪的是,你仍然拥有肉身,能够看见我,却声称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其他灵体。这是为什么呢?

拉撒路承认道:“我见过鬼魂,但它们比你显现得更明亮。它们是魔鬼的灵魂,从敞开的大门石中出来,聚集在大教堂的顶端。”拉撒路直视着美第奇,继续追问:“你会不会是它们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化身,外表更加谦逊温和?”

幽灵起身,面容憔悴,而面无表情的埃尔乔也站在那里。他们隔着火光对峙。在目光的交汇中,他们彼此凝视,试图从对方的眼神中寻找真假的蛛丝马迹。那一刻,只有大海在呻吟,狂风在呜咽,闪烁的余烬如同萤火虫般四处飞散。如果他们无数的思绪能够燃烧翻腾,他们的心智或许会酝酿出一场足以媲美最猛烈风暴的狂风——一场足以淹没周围一切尘世景象和声音的狂风。即便如此,拉撒路也无法轻易探查梅迪奇,因为幽灵几乎没有实体。而梅迪奇也无法轻易感知拉撒路,因为埃尔乔完全脱离了自然。他们都敏锐地察觉到彼此之间弥漫着一种迷茫的氛围。毫无疑问,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感知到了它的存在。

无可否认,这是真的。它就像一团几乎难以察觉的、波涛汹涌的混沌云,只有那些拥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无限怀疑精神的最高智者才能栖身其中。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彼此似乎都隐形于对方。

梅迪奇终于开口了。“我不是魔鬼的化身。魔鬼没有资格上天堂,就像我一样。”他抱起双臂,眯起眼睛。“不过,我也对你感到好奇。你

“你声称自己并非魔鬼,而只是一个会飞的人;可你却恰好知道通往地狱的入口在哪里。”梅迪奇抚摸着胡须,摇了摇手指,说出了自己的疑虑。“两百年来,我走遍天涯海角,苦苦寻找这扇门。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从未错过任何一个突然靠近的人或天使。然而,你竟然能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如此靠近我,而我当时正浑然不觉地站在我的墓前,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他挑了挑眉。“你会不会是某种不为人知的魔鬼,外表奇特,举止滑稽,企图偷偷把我引到地狱?”

“我告诉过你,我不是魔鬼。我来找一位修士来关闭那块石门,”拉撒路说道。“是你在寻找地狱。”

“我并不寻求地狱;我寻求的是我的智慧。”

“那她岂不是在地狱里?”

“我不能说,”美第奇反驳道。“不过,请告诉我你们的修士的情况;以及一个凡人僧侣如何能对地狱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以至于与地狱的一切都如此熟稔。”

“它的大门运作机制肯定十分复杂。”

“我无法说，”拉撒路承认道，“我不了解他的为人处事方式，只知道他的名字和住处。”

“既然你对这位修士知之甚少，为何还要去找他呢？你又怎能确定他能够管理好你这块门石呢？”

“这块门石不是我的，”拉撒路斥责道。“我只是受人之托去把修士带来。我答应过会去的。我向神职人员发过誓；现在我听从他们的吩咐。”

他们绝不会说谎，也不会希望我在这次探寻中遭遇不幸。因此，我对这位修士及其能力充满信心。我知道的已经足够了，无需了解更多。

美第奇别过脸去。他抿了抿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或许勉强过得去；你只是做了件好事，尽管这事看起来或许有些不同寻常。”他深吸一口气。“不过，我没有撒谎，也绝无恶意。我难道没给你弄来一只野兔吗？我难道没让你有个愉快的陪伴吗？我难道没有给予你应有的尊重吗？”

梅迪奇的提问促使拉撒路回忆起在山口与母亲的相遇，以及母亲慷慨赠予他的众多宝石。他以经典的智慧之语回应梅迪奇：“邪恶的意图往往隐藏在善行之下。因此，我无法真正了解你的意图；然而，我的意图却很清晰。我要找到一位敬畏上帝的人，来束缚这尚未被束缚的邪恶。”

梅迪奇哼了一声，无力地举起双手，喊道：“你这话或许只是说给我听的！依我看，你这是在引诱我落入陷阱，直接把我引到地狱之门！”他抱起双臂。“拉撒路，你倒是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你说我是那些所谓的来自门石的邪灵之一，那我为什么要陪你一起去？如果我真的来自那扇门，难道我不知道它的位置吗？我又何必跟你去意大利呢？”

拉扎勒斯反驳了他类似的说法：“你或许只是在对我这么说。我并没有要求你陪我去意大利。就我所知，索菲亚夫人可能并不存在。你或许暗地里想陪我去，好亲自找到那个修士，然后在他关闭大门之前杀了他，对吗？”

梅迪奇双手叉腰，冷冷地说道：“我与邪恶毫无瓜葛，拉撒路。我去墓地也绝非为了你。此外，……”

就在你悄悄靠近我的那一刻,天使就想护送我升入天堂。

拉撒路点了点头,眺望着大海。“我原本正要去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直到你天使般的声音召唤我来到你身边。”

“她不是我的,”美第奇反驳道。他叹了口气,垂下双臂,“好吧;也许我们都说的是真话,但同时又怀疑对方心怀不轨。”

然而,我确信无疑,我绝无恶意;即便我怀疑你的动机并非完全真诚,我仍然觉得有义务陪伴你。如有必要,我还要帮助你找到那位修士。如果我最终想要找到我的索菲亚的话。”幻影迅速鞠了一躬。“我只能相信你的动机和我一样真诚。”

拉撒路思索着美第奇的善意之言和友好举动,回礼道:“我从您为人友善、为人正直的品格以及您过往的功绩中,感受到了您的真诚。毕竟,我是在天使面前找到您的;而且您还帮我找到了那只野兔。”他微笑着补充道:“我应该心存感激。”

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他们围坐在火堆旁,比刚才感到更加满足。他们轮流欣赏着滋滋作响的肉块和拍打着海岸的浪花,浪花渐渐稀薄,只剩下层层叠叠的泡沫。

拉撒路说道:“如果可以的话,请原谅我的不信任,美第奇家族。只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的灵魂。”

“也请您原谅我的怀疑,拉撒路。”梅迪奇说道,“在我一生中,死亡啊,我从未见过像飞人这样的生物。而且,两百多年来,我从未有机会与活人交谈。直到现在。”

“像你这样四处游荡的灵魂多吗?”拉撒路问道。

“嗯,我可以这么说,世间所有的人类,无论男女老幼,都拥有同样多的灵魂。我甚至见过成群的灵魂,茫然地游荡在刚刚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战场上。有时,它们数量众多,但只是短暂出现,天使便会现身,将它们带走。不过,我很少一次见到这么多灵魂。更多时候,我可能只会瞥见一两个灵魂。然而,我必须匆匆逃离,以免被天使发现我混在其中。”

“他们把亡灵带到哪里去?”

梅迪奇耸了耸肩。“我猜想,要么去了天堂,要么去了地狱;总之,肯定不是这里。据我所知,亡灵是被禁止在人间游荡的。”

“然而,你确实做到了。”

“我愿意。”

“那他们为什么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幽灵摇了摇头,狡黠地一笑。“我允许。”他拍了拍胸口,低声说道:“如果他们抓不到我,我就可以继续自由游荡。”他轻笑一声,将手插回长袍口袋。“哦,他们知道我在这里 就在某个地方。而且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并非世间唯一游荡的灵魂。”

拉撒路问他:“可是,你躲避的那个在墓地里的天使呢?”  
她不让你留下来吗?

“阿兹拉尔?”梅迪奇笑了。“她追踪能力很强。除了我定期去索菲亚之外,阿兹拉尔还多次找到我。和往常一样,我告诉她我已经准备好去天堂了,以此转移她的注意力,然后躲开她。她并没有费尽心思追我。毕竟,她很可能暗地里同情我的处境。她从不告诉阿撒兹勒我在哪里,因为自从我和她见面后,阿撒兹勒就再也没有露面。她要么是同情我,要么是讨厌他,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阿撒兹勒?”拉撒路问道。

梅迪奇点了点头。“另一个。”

拉撒路点点头,直视着他。“的确如此;不然哪个善良的灵魂会逃离天堂呢?”他转动兔子,问道:“如果阿兹拉尔答应带你去地狱呢?你会像现在跟我一起去一样跟她去吗?去把索菲亚带回来?”

“不,拉撒路;阿兹拉尔只护送善良的灵魂升入天堂。另一个天使,自称阿撒兹勒,则把那些不知情、迷失的灵魂拖入地狱。这么多年来,我只不幸遇到过他一次。我差点就被那个饥饿的野兽抓住了。”

“你为什么不陪他去地狱,而是去把索菲亚带回来呢?”

“跟随阿撒兹勒?”梅迪奇难以置信地大笑起来。“没人会自愿跟随他。他会诱捕灵魂,然后赤身裸体地强奸他们,就像你现在看到的那只兔子一样。”  
抓住 他将他们完全吞噬,使他们无处可逃。阿兹瑞尔后来警告过我阿撒兹勒,说他是天使克洛诺斯的私生子,克洛诺斯曾深情地拥抱了……  
他会吞噬所有灵魂,使之成为他的一部分。阿兹拉尔很久以前就明确表示,如果我不陪她去天堂,阿撒兹勒最终会找到我,吞噬我,并将我囚禁在他体内,带入地狱。”幽灵畏缩了一下,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向拉撒路倾身。“既然我游荡于世间,阿撒兹勒……”

他同样有权将我带走。如果他抓住了我,我就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进入地狱。而且我确信我会永远被囚禁在那里。正因如此,我一直在秘密地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地狱入口 一个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和逃脱的入口。

“从地狱里偷走索菲亚?”拉撒路问道。

美第奇点了点头。“我会的。”

“这种事能做到吗?我不这么认为,”拉撒路回答说。“你怎么能确定她不在天堂 或者她真的在地狱里?也许她和你一样,只是在人间游荡。”

“如果她还活着,过去两百年里我一直在寻找通往地狱的入口,早就找到她了,”梅迪奇说着,手指指向远方的海平线。“而且阿兹拉尔几乎已经承认她不在天堂。所以,我怀疑她一定在地狱里。”

“天使告诉你什么了?”

梅迪奇叹了口气,瞥了一眼海滩,然后承认道:“好吧,那不是,阿兹瑞尔。”

他说,正是他没说出口的话让我改变了看法。

拉撒路竖起了耳朵。“那么,他还有什么没告诉你?”

幽灵眯起眼睛,用手指着拉撒路,语气尖锐地低语道:“每次我问阿兹瑞尔我的索菲亚是否在天堂,他都告诉我,等我到了天堂,一切都会真相大白。而每次我问他她是否在地狱,他也只是重复同样的话。”

“所以你现在认为她在地狱里?”拉撒路摇了摇头,彻底困惑了。“如果天使对她的下落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那么你为什么只相信她在地狱里,而不相信她在天堂里呢?”

拉撒路看着梅迪奇站起身,背对着他,凝视着大海。一阵稳定的海风吹拂,但幽灵的斗篷轮廓却纹丝不动地飘荡着。过了一会儿,幽灵半转过头,凝视着沙滩,仿佛陷入了沉思。最后,幽灵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然后完全转过身来面对拉撒路。“拉撒路,我并非仅仅根据阿兹瑞尔告诉我的或没告诉我的事情就断定我的索菲娅在地狱。在你同意我几乎可以肯定她身处地狱之前,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告诉你。”幽灵绕着篝火走了一圈,跪在拉撒路身边,将一根荆棘更深地插进火焰中。

拉撒路凝视着幽灵的眼睛。那双绿色的眼珠显得遥远 仿佛被火光吸引,凝视着永恒。

美第奇回顾了他的过往。“我的职业不仅是医生,也是炼金术士。因此,我致力于发现各种奇特的制剂和令人陶醉的配方,这些制剂和配方可以用来抑制甚至阻止衰老最常见的生理反应。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的工具和方法变得越来越不寻常,当然也与当时人们所遵循的准则相悖。”

基督教世界。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秘密地继续学习,因为我害怕……  
我被指控为异端或巫术。毕竟,我当时正在寻找一种独特而精确的油、提取物、金属和血盐配方,它或许能带来永生。  
事实上,我试图研制出古代人所信奉的灵丹妙药。

“真有这种东西吗?”拉撒路问道。

美第奇耸了耸肩。“现在这无关紧要了。然而,生前我却深信不疑。”他叹了口气,对拉撒路露出一个严肃的微笑。“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人知晓我的探寻。她不是别人,正是我最信任的知己和伴侣,索菲娅。”

拉扎勒斯点了点头,礼貌地将目光移向正在烤的兔子。

幽灵伸手探入火堆中心,取出一块炽热的煤炭,仔细端详着,继续说道:“我离成功如此之近。我真的相信我即将研制出那瓶灵药。”他把煤炭扔回火中,接着说:“然而,正是这份信念驱使我探索了许多奇异的异域,寻找那能赋予灵药能量的单一成分。”幽灵移开视线,凝视着海浪,然后才转头看向拉撒路,他的心情明显阴沉下来。

“我曾向索菲娅承诺,这将是最后一次出国。我预订的那艘商船,在启航后不久便遭遇了一场猛烈的风暴。狂风几乎将我们击沉,并将我们吹过了第一个停靠港。船长没有掉头重回风暴中心,而是继续前行,我们最终平安地完成了剩余的航程。然而,我们早已在风暴中沉没的噩耗却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后来,当风暴中被撕裂的船体碎片被冲到我们忽略的港口附近时,这种想法得到了证实。于是,所有人都遇难的谣言,竟被当作事实传回了我的索菲娅耳中。”尽管美第奇面带微笑地摇了摇头,拉扎勒斯还是能看出他脸上的痛苦。“她是个热情似火的女孩,甚至可以说是愚蠢。她选择了自杀。”

两人将注意力转向了兔子和吞噬它的火焰。

“事情就是这样，”美第奇耸了耸肩说道，“我相信我的爱人身处地狱；你知道地狱之门；而我希望找回我唯一渴望的天堂。”

他们之间陷入了片刻的沉默。火焰在海风中摇曳，拉扎勒斯凝视着昏暗的海平线。

“你们把野兔当作燔祭吗？”美第奇问道，同时朝现在的方向点了点头。  
黑兔肉。

“啊！”拉撒路猛然醒悟，救出了兔子，把它高高举在一根燃烧的棍子上。  
微风吹灭了火焰，也让兔子凉了下來。他转向梅迪奇问道：“请问，您是怎么死的？”

幽灵轻笑一声，指向火中，他稳健的手穿透了火焰。

“由此，我赖以谋生的工具：我们臭名昭著的普罗米修斯之礼 火。我死于睡梦中。”

“你是被烧死的吗？”

“不，那是装药剂和提取物的罐子冒出的烟，被一盏放错地方的油灯点燃了 那些致命的烟雾正是我为了寻找那永远无法捉摸的长生不老药而使用的原料。”美第奇轻笑一声。“所以，两百年后的今天，我还在这里。”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或许是机缘巧合，我最终还是发现了长生不老药。只是，我不知道它必须先杀死我才能赐予永生。”

拉扎勒斯眯起眼睛沉思，突然干笑了一声。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说道：“请原谅我，美第奇家族。”

“别担心，拉撒路，”梅迪奇站起身来安慰他，“吃饱喝足，缓解痛苦吧。”幽灵一边说着，一边离开火堆，回头对拉撒路喊道：“我得查一下附近村庄的名字，才能知道我们的位置。我马上就回来。”

拉扎勒斯注视着幽灵向海岸线走来。幽灵迈着沉稳的步伐，审视着星空。随后，梅迪奇的身影跃入空中，消失不见。

饥肠辘辘的拉撒路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时间在乌鸦般的苍穹下流逝。最终，漂浮的余烬如同萤火虫般从即将熄灭的火堆余烬中飞出；拉撒路在沙滩上踱步，脚印在沙滩上不断收拢，形成一个越来越近的圆形轨迹，他抬头望向天空，寻找幽灵的踪迹。然而，他的目光很快落向大海，落向东方的地平线，并被一条细细的红线所吸引，那条红线标志着第一个……

黎明将至。他绕着火堆来回踱步，双手……

他坐立不安,目光呆滞地望着东方。

一个声音从他身后传来,问道:“你感觉怎么样?”

拉扎勒斯猛地转身,跌倒在沙滩上。他看到一个幽灵的模糊身影正缓缓靠近。他怒目而视,站起身来,只见美第奇面带微笑地走近。

“拉撒路,请原谅我。我应该更坦诚一些。”

拉扎勒斯喘了口气,咕哝道:“是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快步走向幽灵号,匆匆瞥了一眼闪耀的地平线,然后踢了踢冒着烟的煤炭上的沙子,说道:“梅迪奇,我们必须赶紧离开。”

梅迪奇在拉撒路面前停下,指着海岸线说:“我找到了圣马克西姆村,离这里不远。看来你身怀绝技 而且现在方向感也这么好。”鬼魂抱起双臂,补充道:“你真是了不起。你确定你从未去过 ”

“梅迪奇!”拉扎勒斯插话道,用手指着海面上微弱的光芒,“它会要了我的命,梅迪奇;我必须马上找地方躲起来!”

“避风港?躲避大海?”

“是太阳引起的,”拉撒路回答道,并进一步解释说,“我得了严重的太阳病。”

“啊,”梅迪奇点点头说道,“正如预料的那样,能力非凡的人往往也有弱点。”他转身指向海湾内陆,“那里有一片森林 阴凉处很充足。够用吗?”

“我寻找一个更阴暗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山洞之类的。”

梅迪奇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我没看到山洞。”他抬头望向东方的天空。“而且你天亮之前肯定到不了村子。”他摇了摇头,耸了耸肩。“对我来说,这很容易。我可以藏在海底、地底,甚至……”

身处树中,你依然活着,依然需要呼吸。

“我必须向你们道晚安了,”拉撒路说着,倾斜着翅膀,缓缓地向远处飞去。

“啊!我知道一个合适的地方,”梅迪奇喊道。他用手指着南部的海岸线。“礁石上有一艘沉船,船体仍然严丝合缝。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的是实话吗?”

“我以我这位绅士的庄严荣誉起誓,”美第奇坚持道,“如果我想找到我的索菲亚,就必须确保你平安无事。这艘船已经密封,应该能很好地为你服务。”

“你能教教我吗?”

“确实 马上!”

拉撒路环顾四周。“我必须低空快速飞行,避开陆地和海洋。”他转过身  
他对着美第奇挥了挥手,指向天空。“我应该跟随他。”

他们二人悄然升入天空,留下了即将熄灭的篝火和一颗烧焦的兔头。被丢弃的残骸仿佛在  
惊恐地凝视着这对奇特组合离去的升空方向,或许是为了上演一场最终的、深刻的、

在空无一人的观众面前,进行了一场持久的表演 在表演的最后时刻,它永远静止不动地  
向上凝视,露出了它那黑色、野兽般、被彻底抛弃的、宽阔而空洞的眼睛。

【第十九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完全是为了献给……而创作的。

##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